

盧溝橋到漳河

抗战中的中国

范长江 主编

群言出版社
Qunyan Press





抗战中的中国

卢沟桥到漳河

范长江 主编

 群言出版社
Qunyan Press

· 北 京 ·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卢沟桥到漳河 / 范长江主编. —北京: 群言出版社,
2012. 5

ISBN 978 - 7 - 80256 - 328 - 5

I. ①卢… II. ①范… III. ①通讯—作品集—中国—
现代 IV. ①I2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2) 第 081734 号

卢沟桥到漳河

出 版 人 范 芳
责任编辑 陈 佳
出版发行 群言出版社 (Qunyan Press)
地 址 北京东城区东厂胡同北巷 1 号
邮政编码 100006
网 站 www.qypublish.com
电子信箱 qunyancbs@126.com
总 编 办 010 - 65265404 65138815
编 辑 部 010 - 65276609 65262436
发 行 部 010 - 65263345 65220236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读者服务 010 - 65220236 65265404 65263345
法律顾问 中济律师事务所
封面设计 齐立娟
印 刷 北京鑫丰华彩印有限公司

版 次 2012 年 6 月第 1 版 201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开 本 880 × 1230mm 1/32
印 张 5.5
字 数 92 千字
书 号 ISBN 978 - 7 - 80256 - 328 - 5
定 价 22.00 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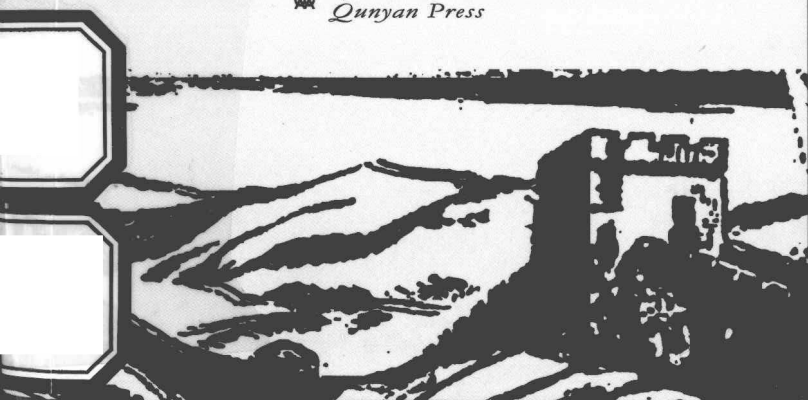
 [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]

盧溝橋到漳河

抗战中的中国

范长江 主编

群言出版社
Qunyan Press



集体主义的启示(代序)

——早年记者战地通讯集读后

于 友

我读过名记者范长江的《我的自述》，了解到他早在大学学习阶段就倡导团结群众、共同奋斗。他在北大时期，主持过“1936 研究会”，和同学们共同议论时政，提高救国认识。他一直确信：坚持爱国思想必须同时坚持集体主义。他在担任记者工作以后，尽力团结同业，不遗余力。最近读了 1938 年 3 月生活书店出版的《抗战中的中国丛刊》之一、由长江主编的战地通讯集《卢沟桥到漳河》，更确信文集是长江宣扬集体主义的著作，他在昭示我国读者：抗日救亡必须坚持团结起来、共同奋斗。

《卢沟桥到漳河》一书内容是长江和小方、无畏等六位记者撰写的战地通讯。他们报道了抗战初期河北和河南境

内战场的情况。这些通讯主要表明我国部分军队和人民群众已经开始奋起,反抗日军的侵略,但是日本侵略者蓄谋已久、野心巨大,它将侵吞我们整个国家的广大河山,令我们全国百姓成为被压迫和奴役的亡国奴,篇篇通讯都在呼吁广大读者觉醒,团结起来,参与抗日的斗争。

举例说,记者小方的通讯《保定以南》中间就写道:“这是一场全民的抗战,是一场生死关头的民族解放斗争,每一个国民都应该并且必须组织在抗战行动之下,只有这样,我们才能够把握着最后的胜利。”

长江的那篇通讯《保定前方》更提到:“我们的对日战争不是短期内可以求得胜利的,我们要能维持军事的继续支持于不坠,我们应该更加健全的更加努力的来做行政的、经济的、教育的工作,这样才可健全的维持中国社会的生命,社会健全的存在,才有力量继续抗战,才能愉快的策动战争。”

由此可见,当年这些战地记者们都很有远见,我国持久的抗战需要全民的努力,尤其需要持久地唤起各界群众的教育工作。当年这些记者们尽力报道并且有所呼吁,就在坚持对读者群众的教育和动员工作,记者们切记着他们负有唤起群众的使命:抗战需要全民的团结。

长江就在战友们各自发表通讯之后不久,将他们同期

的通讯编成文集,作为《抗战中的中国丛刊》之一,由生活书店发行;这文集不仅显示长江致力于扩大一批通讯的宣传作用,同时也显示长江致力于发挥记者团结的作用,当年先进的知识界在宣扬“团结就是力量”的真理,长江在抗战初期就在尽力贯彻它;1937年11月8日,他在抗战中的上海,和一些年轻记者共同创立“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协会”,正是他致力于团结记者的实践的继续。长江,无愧于当今记者学习模范的称号。

长江主编的那本《抗战中的中国丛刊》之一《卢沟桥到漳河》的战地通讯集,显示着记者的集体主义的呼吁,正是一本宝贵的历史文献。

(2012年2月21日,时年97岁)

目录

集体主义的启示 / 于友 1

卢沟桥到漳河

中原杂感 / 长江 5

卢沟桥畔 / 长江 11

保定前方 / 长江 23

保定以北 / 小方 30

平汉前线 / 士焯 37

保定以南 / 小方 46

平汉线北段的变化 / 小方 56

保定抗战经过 / 无畏 60

漳河安阳的形势 / 章雅声 67

漳河线的防御战 / 从周 72

附录

忆小方 / 范长江 83

悼念抗战初期牺牲的小方 / 陆诒 89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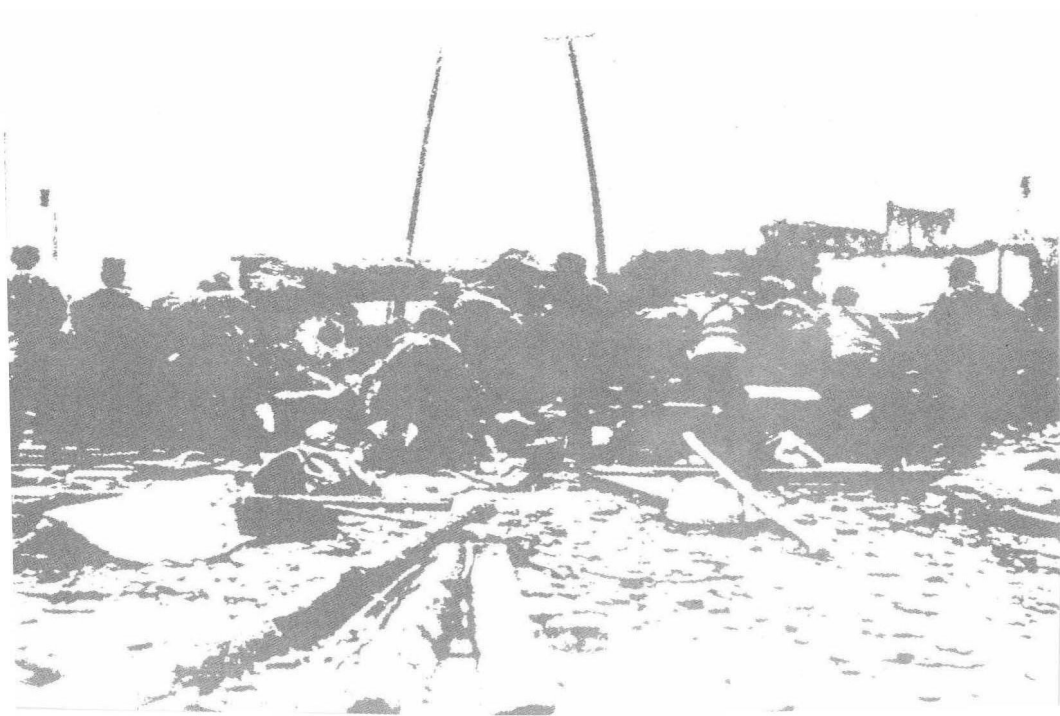
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协会概要 97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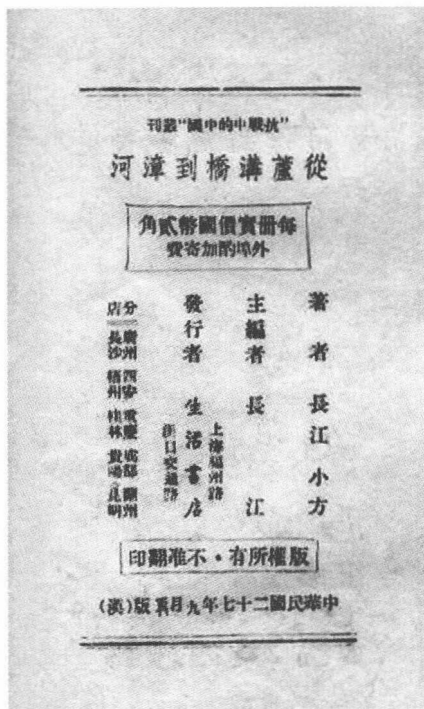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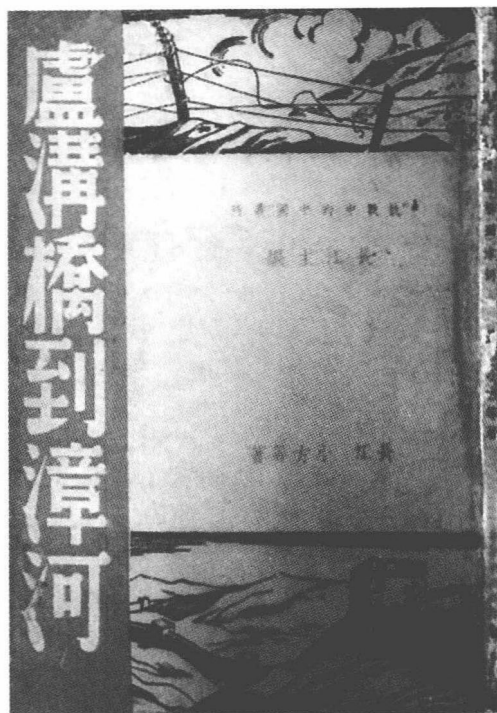
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协会发起人介绍 111

“青记”武汉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154

编后记 / 范苏苏 161

卢沟桥到漳河





1938 年 9 月生活书店出版的《卢沟桥到漳河》封面及版权页

中原杂感

长江

九日午后五时日本海军陆战队便衣队袭扰我上海虹桥飞机场,当夜十一时左右,全上海已弄得风声鹤唳,草木皆兵,许多人都呼吸着“紧张”的空气,而怀疑“一二八”之是否再临。我那时匆匆赶到北站,打算搭火车离上海,外观上这是对于上海危机的逃避,然而那时是否能“逃”得了,许多人还认为有问题。为了任务,馆中已为我作第二步的打算,万一北站火车不能顺利开出,则另乘汽车至苏州,转京沪火车以达北上目的。

大公报的大本营是在天津,若干先辈惨淡经营了三十年,他的读者密布着辽河黑龙江黄河三大流域乃至扬子江以北地区,扬子江以南,以至珠江流域的知识分子,亦与大公报有密切之联系。“九一八”事件以后,日本军人强迫黑

龙江辽河的同胞和大公报分别；最近平津的强占，使大公报的天津版与平津正当报纸一样，合法经营成为不可能。全国目前新闻事业的总中心，也是大公报的新根据地是上海，而日军的行动，又着着威胁上海的安全。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行为，往往自己造成些自我麻醉的理论，不是“保侨”，就是“生命线”，近年来要想起“共同防共”的理由，和中国缠扰不清。其实我们不必说些外交上冠冕堂皇的话，中国的事情你干脆少管，你觉得中国对于你侨民不安全（实际上海有什么不安全存在），最好请他们回国，中国防共不防共，你更管不着，中国人自有自己合理的打算。要说中国什么地方是你们生命线，那更是说不通，你以为富于煤铁棉花粮食森林等的中国领土，是你们的生命线，如果你们是今天的中国人，被人这样的逼迫着，试问你们作何感想，因为在中国人看来，这些正是我们自己的生命线所在的地方。

九日虹桥事件，日本一位海军中尉死在我们军用飞机场边，日本军人难免不借题向日本国民煽动，说中国保安队如何无理，枪杀日本军人。其实只要日本国民想一想，如果一位中国军人死在日本军事禁地的横须贺兵工厂旁边，或者被日本射杀在佐世保要塞附近。你们还能容许我们中国人说什么话吗？

沪平通车侥幸平安开出，然而这次时刻最准的蓝铜车，

也误了点,因为应付紧急时局的兵车,须得赶快开出,我们在南京下关轮渡码头白等了好几小时,但是也没有人着急,大家心中已自然养成了“军事第一”的主张,保卫国家的当前紧急工作,要算军事,为了国家,我们愿军事顺利的开展。

中国在过去,在民众心理上,没有产生过真切的深入的爱国主义。即是他们的感觉是“国耻”,而不是“国痛”,即是大家对于国家之不利形势,只是精神的感触,而不是切身利害的尝受。九一八事件比较切实一些,但它所给予中国人的痛苦,仍比较限于局部的,不是全般,这次平津被占,同时全国动员,中国人的环境大不相同了。第一,平津已经是中国的核心部分,和中国各地方的关系太深了。经济上平津固然与华北各省息息相关,痛痒立觉,而因平汉与津浦之长期贯通,南北利害,已相融于一体。北平为全国文化中心,全国领袖知识分子,大半从北平熏陶而出,而各省青年之受教于北平者,亦不下二十万人,今一旦陷于日军铁蹄之下,此事与全国大部有力家庭以极大之痛苦,盖子弟陷敌军而生死不明,非等闲之消息也。

日本焚杀天津,占领北平之后,进而着着增兵,逼着中国不能不出于正当自卫之行动,我们也尽我们交通能力,调遣军队,作应有之布置,因为军运频繁,交通常态破坏,全国旅客无不感觉痛苦,在平时大家一定怨恨军队,而今天大家

都不约而同的想到给予我们旅行痛苦的是横蛮的日本。

由于日本飞机的无理轰炸和扫射，南北在日机行动半径内的都市，都不得已而撤退妇孺。女人是最安土重迁的分子，而且是最留恋家庭的人物，因为日本的压迫要叫她们离开她们的丈夫，避到寂寞的乡间和遥远的内地，她们太不愿意了。女人们大半不习惯旅行生活，她们拖儿带女的长途旅行，生活习惯完全打破，而新的环境往往应付不来，她们怨恨，她们痛苦，她们虽然一般的缺乏知识，然而利害上她们已普遍的知道日本之为如何可恶的东西了。

家庭教育的主要影响者是母亲，这一代的中国妇女受了日本如此强烈的恶劣刺激，则下一代的中国人思想上会有如何的影响，当可推测而知。日本天天设法防止中国人有爱国思想，即取缔所谓“排日”思想，而日本自己却加紧用铁的事实来教育中国民众，告诉他们国家衰弱的痛苦，和发奋图强的必要。

津浦路明光车站上，一位打红绿旗的站员正高举着绿旗，口吹警笛，命令开车，似乎因为他站在大绿树下面，绿旗没有被司机注意到，他连吹警笛，都没有发生效力，他生气了，再拿着绿旗前进两步，仍然没有影响，他索性再走，他走到我站立的一辆车门边，车厢上正有“开往北平”的白底黑字指示牌，他斜看了一眼，苦笑道：“嘿！还开往北平！天津